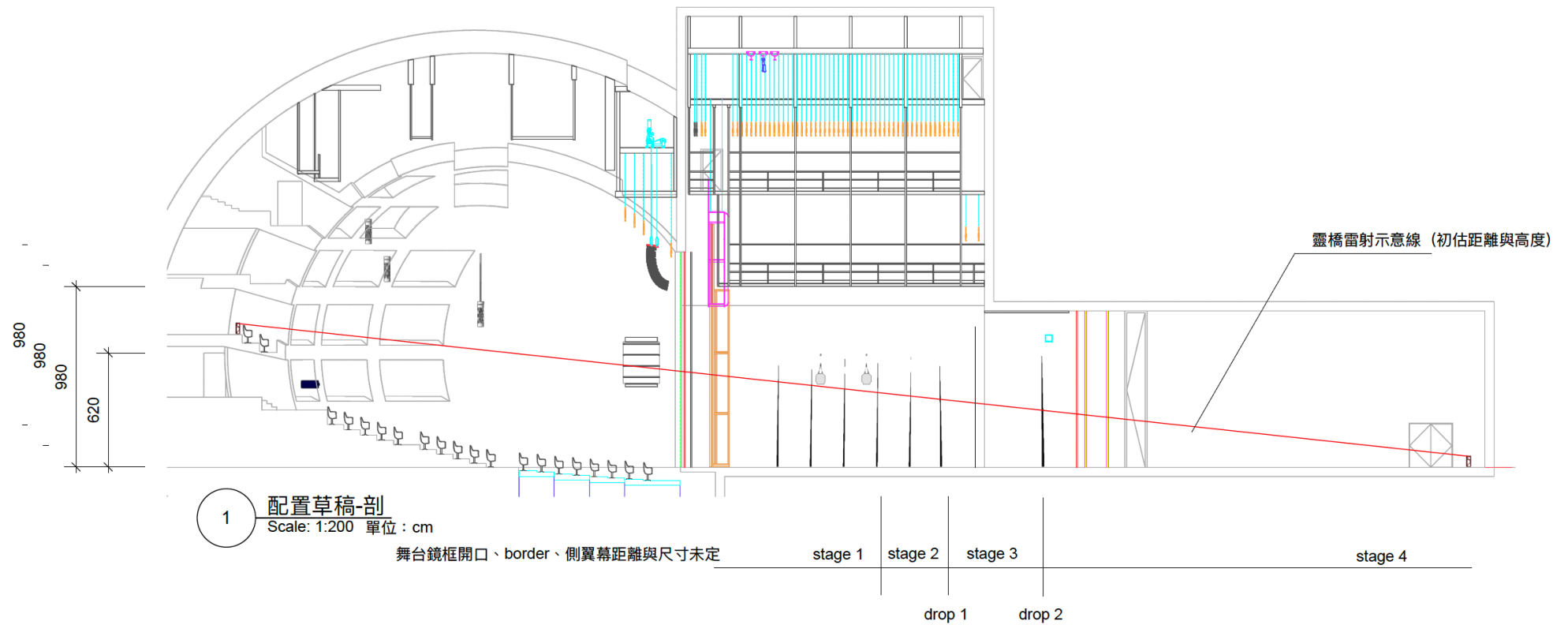


遊林驚夢：巧遇Hagay
台北表演藝術中心球劇場 2026

原作劇本：東冬・侯溫
劇場劇本：鄭淑麗



序幕－迎神

球劇場外邊

東冬作為儀式傳承者，帶著部落青年，穿著傳統族服，帶領公開的powda祈福儀式。

以最虔誠的心，我們歡迎這片土地的靈魂和曾在此生活過的祖先，願他們降臨此處，
帶來祝福、愛與平等。

儀式結束後，東冬和部落青年吹著口簧琴，前往球劇場表演空間。

觀眾進球劇場。入座。

第一幕 - 紅線

舞台區域一, 二

舞台區域一, 年輕東冬 (東冬2)身體被紅線和紅LED燈條綁住的站在舞台正中間。

紅色的LED燈條照亮舞台。

東冬, 走近東冬2, 開始解開紅LED燈條綁住的年輕東冬, 專注地, 有如治癒者, 輕柔地, 有如愛人, 激動地, 有如解放者。 一台攝影機一直在捕捉東冬在解開東冬2的紅LED燈條, 充滿愛意、親密且深情的對視。就在這時, 舞台區域 二 盡頭, 黑幕被拉開, 錄影影像同時被投射到大白投影幕上。

紅LED燈條解開,散落在地面上。東冬吟唱, 走舞台區域一, 二, 走向後臺出場。

錄影影像停留在舞台區域一獨自站立的東冬2身上。

舞台區域 二 盡頭, 黑幕被拉動, 覆蓋白螢幕上東冬2影像. 錄影投影關閉。

東冬2身體仍然綁著紅線, 殘留下負傷的痕跡, 以解放的心情在舞台區域 一, 二 舞動。

東冬2 出場. 舞臺燈光關閉。

紅色LED燈條在地面上閃爍。

與此同時, 穿黑衣的舞臺工作人員同步清理掉舞台區域 一上的紅線。

第二幕 - 飛蝴蝶

舞台區域一, 二

舞台區域一燈光亮起, 燈光照在舞臺中央的靈界使者身上。

靈界使者唱*蠓生如蝶*, 歌中敘述銅門部落天災人禍, 祖靈保佑。

舞台區域二 投影幕拉開, 錄像投影播放銅門部落山野溪流, 捍衛抗爭, 尊嚴的部落族人。
動盪過去的褪色畫面 - 包括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1895-1945); 為保護山中古木而發起的抗議活動 (2013)。

燈光蝴蝶效果顯示舞台區域一二, 並漸漸擴散至觀眾席區域. 飛舞蝴蝶, 喚起東冬在看到蝴蝶時能預見即將來臨災難的能力。

此時, 東冬2 出現在舞台區域二 投影幕前, 深思熟慮地, 擁有自決權地跳舞, 回應投影的畫面。

東冬穿著儀式傳承者服裝從後臺走出, 手持一大束芒草, 朝中央舞臺走去。

靈界使者唱著歌走向 舞台區域二。當使者到達舞台區域二, 投影結束, 她停止了歌唱。

白色投影幕此時已被黑幕覆蓋。

靈界使者輕觸東冬2, 將愛與力量傳遞給東冬2。此時, 部落青年從後臺吹著口簧琴走出, 使者輕輕推東冬2, 朝向走道, 部落青年跟隨東冬2, 往舞台區域一舞去。

在舞台區域一, 東冬解開捆綁的芒草, 一束一束地放在舞臺上, 形成一個有邊界的圓圈。東冬單膝跪地, 開始在這個芒草圈內祈禱唱頌。

部落青年到達，吹著口簧琴，都站在芒草圈內。

東冬2留在舞台區域二，一走道中。

舞台區域一，燈光關閉，高掛的雷射圖騰亮起，投射在芒草圈內。
一個象徵Gaya和諧平靜的時刻透過部落圖騰雷射光綻放。

部落青年加入東冬的祈禱唱頌。

靈界使者留在舞台區域二，也加入了祈禱唱頌。

雷射圖騰閉。

東冬離開中央舞台。東冬2離開走道。靈界使者離開舞台區域二。

舞臺工作人員清理掉芒草，並在地上放置一些手掌大小的白色石頭。

部落青年留在舞台區域一，跪坐在黑暗中。

第三幕－石頭覺醒

舞台區域一，二

舞台區域一，燈亮。

部落青年每人拿起一塊手掌大小的石頭，開始一個石頭舞蹈儀式 - 雙手拿起各自石頭，雙眼凝視石頭開始呼吸，一切從收縮、擠壓、呼吸的擴張、呼吸聲開始，簡單的左右晃動至逐漸大幅度搖擺；石頭與身體互動。

舞台區域二燈亮。

東冬2出現，手持手機和口紅。黑幕拉開。

他一手拿著手機當鏡子，一手開始塗口紅，東冬2心情愉快地跳著舞。

東冬2塗口紅的手機畫面被放大投影到白色投影幕上。

舞台區域一，部落青年繼續石頭舞蹈。在部落文化中，石頭作為一個象徵，代表著與自己過去的和解協議，與敵人和平共處。放下石頭，放下仇恨。

舞台區域二，

[畫外音] 一位父親用族語憤怒責罵兒子的聲音與東冬的畫外音混雜在一起。

畫外音（東冬）：

男孩在國中的時候，驕傲地帶起耳環，耳洞是小時候祖父幫他打的，
他的父親，訓斥了他，拿出了母親的口紅，粗魯地畫在他的臉上。
你想當女生，那你就去穿女裝，畫上跟女生一樣漂亮的妝。

東冬2仍然拿著手機拍攝著自己的臉，塗口紅的動作開始表現不安的情緒。

紅色口紅塗出了嘴唇，被猛烈地畫在嘴唇周旁。影像被放大在投影幕上。

紅色口紅亂塗投影再透過電腦軟體處理，顯示凌亂，擾亂的挫折。

畫外音（東冬）：

這個孩子，是Hagay喔。小時候奶奶帶著我到河邊洗衣服，

奶奶跟其他的伊們說： 這個孩子，是Hagay喔。

舞台區域一，石頭舞蹈變更成講述一個神話。

舞台區域二，東冬2已經離開，螢幕上留下凌亂的口紅線條，竦動的生命圖紋。

畫外音（部落長者）：

天地開闢之初，有三位神靈從靈界之石走出，一位神靈看著這個世界，覺得非常的無聊，於是便走回靈界了。剩下的兩位神靈看這個世界甚好，便留在人間，他們分別帶來了植物與動物，後來他們嘗試著各種方法，如何繁衍後代，在不知所措時，飛來了一隻蒼蠅，分別停留在了他們的生殖器，於是兩位神靈便知道該如何繁衍後代.....時間與世界不斷地在改變....

部落青年闡釋這個神話 - 快速組成大塊石頭，石頭分離，神靈從靈界之石走出，聚集，分離，周圍繞圓行走，時間永恆。飛翔的蒼蠅信使，以綠色雷射光束指引身體舞動，親密貼合，拉扯，擁抱。

投影關。黑幕覆蓋白色投影幕。

從糾纏舞蹈中停下，平和，冷靜，部落青年拿著石頭展望未來。

舞台區域一，二全暗。

第四幕－獵者之夢

女獵人進入舞台區域三，展現獵人的獨舞。移動穿越舞台二至一。

森林燈光跟隨移動從舞台區域三->二_>一並延伸至觀眾席區域。

女獵人自我認知：

“...第一次以獵人的身份入山，或許會產生如賦歸般的感動，以及期待被實現的釋然；充滿新奇、重生與對自我的重新探索... ..從傳統女性的「刮麻、織布」漸漸「放大、四處自我追逐」到能夠如男人「扛獵物」的狀態延伸，其中扛獵物的手勢有刻意仿太極陰陽的關係，扛下的不只是獵物，更是自我身分的融合與認同。”- 辛桂·格達德班

女獵人追逐獵物，穿過走道，朝著中央舞臺移動。

畫外音（女獵人）：

我的名字是Heydi Mijung，我生長在深山裡面。我從小看我爸爸做獵具，我就覺得好神奇。小小的年紀，偷偷地跟在父親的後面，去山上放獵具。後來我結婚了，結完婚之後，我就跟我的先生說，我要入山林，我好嚮往山林，他說，你能嗎我說我能，於是我一個人入山去了，我放了獵具，我揹了一個好大的獵物下來。那時老人家看我一個女人揹著獵物下來之後，他說，你這個女人，可以了。

獵人抵達舞台區域一。

突然間，一場傾盆大雨以雷射光束展現。

獵人尋找藏身之處。一個由水滴形成的虛擬洞穴從舞臺上方出現，獵人進入洞穴尋找遮蔽。

洞穴包裹著獵人。

雷射雨停。

獵人睡著了。

舞台區域三，煙霧繚繞，帶入衣著綺麗的Hagay靈群，是男也是女，展現出超越性別界線的獨特氣質。他們跳著舞穿過舞台區域三，二，移至舞台區域一。

獵人醒來，走出山洞。

洞穴消失。

獵人巧遇Hagay靈群。初見面，互相試探。

Hagay靈群舞步翩翩優雅，女獵人展現果斷的動作。

畫外音（東冬）：

有一個獵人，在雨天的時候，在樹洞裡面躲雨，他睡著了，他夢到一群漂亮的人，獵人問他們，Manu ka namu你們是什麼，他們說，我們是Hagay。

部落的人說，Hagay是一個人名，是太魯閣族第一個，勇敢的說，自己，是可以像女性的男性。Hagay教導獵人關於狩獵、編織、Gaya等重要智慧，獵人再將這樣的智慧分享給族人。

舞台區域一開始以雷射光束展現彩色編織圖案，線條交錯，縱橫交織，編織出繽紛的圖案。

Hagay靈群以舞步的形式教導獵人紡織技能。

舞蹈動作與雷射光束中的彩色編織圖案同步。

跳躍多變，如同織布機裡穿梭的線材。

畫外音 (Pilau) :

我的名字是Pilaw，我喜歡織布。在織布機的經緯交錯中，我看見了族群的意象，我的身體在做我過去族人在做的事。

在線與線的纏繞裡，我可以梳理我對於自身的性別認同，我可以溫柔的承接住我自己，看著布匹上的紋路，我試圖證明，我一直都在，我在創造我來到這世上的印記。

白煙吹上舞台，編織圖紋消失。

白煙散去，Hagay靈群已經將衣裳挽成短裙，裹住下半身。

Hagay靈群開始向獵人傳遞古老的狩獵知識 - 觀察地形，嚴謹的重量分配、氣息的吐納，設置捕獵陷阱、射箭、捕捉奔跑的動物，這些都以雷射光束的形式展現出來。

歌曲《我是真正的女人》第一段是傳統吟唱版，第二段有編曲並配以管弦樂的合唱版。

wa u wa ku Tawsay wa
enkey saw ku wasil pada wa
em wa u wa ku wa na limuy wa
uka ku wa makeylan wa
wa u wa ku wa Nabuun wa
em balay ku saw ma ima wa

我是來自Tawsay的女人
仍然像捕捉山羌的繩索一樣堅韌有力
我是個美麗的女人
我無法克制自己不跳舞
我來自一個古老的部落
誰能夠有這樣的能耐呢

最後，雷射光像箭一樣朝舞台區域三上方射出，塑造奇特的雷射場景。

獵人和Hagay靈群一起跳著舞穿過舞台三區域，追逐著動物。

在他們抵達舞台區域三前，雷射關。森林投影關。所有燈光關。

第五幕－交換

舞台區域一二三

水滴形狀的虛擬洞穴內，女獵人沉睡。

HAGAY（由東冬2飾演）由後舞台進入至舞台區域三->二->一。
女獵人醒來，洞穴消失。獵人巧遇Hagay。初見面，互相試探。

HAGAY和女獵人開始挑戰傳統太魯閣族二元性別特定的舞步。

他們互換性別區分。互換領舞和被領舞的角色。

“他們之間的交換，是訊息、認同、氣質與能力的交流，而性別僅僅是這一切的外在形式。撇開性別，這是一種自我價值的堅持，是一種為自己的靈魂而活的「自決」概念。” - temu. Masin 《交換的靈魂》

HAGAY的半透明漂浮服裝被解開，變成一層薄膜。

先前他們的舞步藉由攝影機動態捕捉，影像透過feedback mapping 即時處理，再投射到包裹兩個身體的薄膜上。影像重疊，再重疊，雙人舞出多人，拉，扯，充滿強烈、親密、壓抑、衝突和感性，超越二元性別的幻像，從多重的自我認同，找到自在與自由。

終於膜緊緊地包裹兩個糾纏的身體，身體倒下

舞台燈收。

第六幕－光影中的路徑

舞台區域一二三四 以及觀眾席中央高處包廂

舞台區域四微弱地被照亮。

部落青年1吹著獵首笛，從後台出，舞入舞台區域四。

部落青年1高舉起笛子，指向觀眾席中央高處包廂的方向。

紅色雷射光束射，形成一70米的紅色靈橋，連接舞台區域四三二一和觀眾席中央高處包廂。

靈界使者在觀眾席中央高處包廂紅色靈橋頂端出現，靈界使者投影於圖騰上的幕。

其他部落青年吹著口簧琴，搖著鈴鐺，從後臺出，吹著口簧琴的女獵人加入，彼此呼應著對方的音樂，舞入紅色雷射靈橋。靈界使者進入舞台區域一的紅色靈橋，唱著靈歌，迎向部落青年和女獵人。

東冬和東冬2手牽手，出現在舞台區域四，充滿愛意和決心地向舞台區域三二一走去。

東冬和東冬2，部落青年、女獵人一起進入舞台區域一，迎接靈界使者。

紅色雷射光束消失了。

部落雷射圖騰亮起，從上方射出藍色光芒照在所有人身上。

齊唱部落歌謠《舞山靈》。應和著歌謠，跳著部落舞步。

圖騰暗。中央舞臺陷入黑暗。

燈光亮起。

謝幕。

結束。

附錄:第二幕飛蝴蝶歌
 蠟生如蝶
 歌詞: 東冬・侯溫

rnaaw ka sapah mu
 山野 是 居所 我
 yayung nii ka knudus mu
 溪流 這是 生存 我
 dxgal nii ka dara mu
 大地 這是 血液 我
 kika ngalan phngak mu
 這是 所依靠 生命我

我走在泥石土水掩埋的路上
 聽見人們驚慌失措的聲音
 我看見蝴蝶飛璇斑斕的光影
 帶來生死交疊的訊息

山搖地動風雨肆虐
 蘭花在溪水中飄盪
 崩落與裂痕的山徑
 岩石裡閃爍著金光

在幽暗中看見祖靈的光
 祂叫我不害怕
 不要拒絕考驗
 我親愛的孩子啊

rnaaw ka sapah mu
 山野 是 居所 我
 yayung nii ka knudus mu
 溪流 這是 生存 我
 dxgal nii ka dara mu
 大地 這是 血液 我
 kika ngalan phngak mu
 這是 所依靠 生命我

來自祖先大地的巨木啊
 祢象徵著神話的起源
 誰肆意將祢放在競價中
 忘了原本我們只是祢的一點點

我們鳴槍捍衛山林
 圍著篝火聆聽故事
 彷彿回到古老部落
 睜眼時耆老已逝去

每個生命交織的圖紋裡
 祂不曾閉眼
 一直看顧著
 在世間子孫們

rnaaw ka sapah mu
 山野 是 居所 我
 yayung nii ka knudus mu
 溪流 這是 生存 我
 dxgal nii ka dara mu
 大地 這是 血液 我
 kika ngalan phngak mu
 這是 所依靠 生命我